



05746

通志卷第一百六

宋 右 迪 功



漁 仲 撰

列傳第十九

後漢

耿弇 弟夔 國子秉 乘 鈿期 王霸 祭遵 弟

形 子 魏 李忠 萬修 邳彤 劉植 耿純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

俊 堅 鐔 馬武 竇融 弟子固 曾孫 元孫章 馬援 廖

嚴 子防 兄子 族孫 稜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

通志 卷一百六 列傳十九

自鉅鹿徙焉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偁

共學老子於安邱先生 先生姓安邱名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成帝欲見之辭不肯

隱於 醫巫 後為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

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

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

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

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

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

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敵賊卒為降

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大

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犄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畱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人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耿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

而代令張曄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曄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敗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章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竝北之郡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

通志

卷一百零二

列傳十九

三

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池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章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

死戰時軍士疲敝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賊亦
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光武還薊復
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
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
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
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東遼東或爲烏桓貊人所鈔擊
略盡光武卽位拜弇爲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
丹彊弩將軍陳俊攻馱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
年更封好時候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攻
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

通志

登宿雲

列傳十九

四

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
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逖走東陽弇從幸春陵因見
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
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
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
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
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陣功效尤著何嫌何
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况聞弇求
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况爲隃麋侯
乃命弇與建威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

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
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
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
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
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
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
於西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
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
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渡張步聞之乃使其大
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
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
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
大恐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
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填塞阬壑數日有降者言邑聞
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
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
者以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
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
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
大破之臨陣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

通志

卷宿鑿

列傳十九

五

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

通志

卷百零六

列傳十九

六

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人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毋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足可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

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之者。至暮罷，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

通志

卷一百零

列傳十九

七

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

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
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
營堡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至臨幸復以國弟廣舉竝爲中
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
況卒諡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將
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
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諡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
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
禁延光中尙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

通志

卷一百零六

列傳十九

八

嗣隄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
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尙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
太守後曹操誅耿氏惟援孫弘存焉牟平侯舒卒子襲
嗣尙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河孝
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以妃爲甘園大
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
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請廢皇太
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
公主爵爲隆慮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等阿
附嬖倖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爲亭侯遣就國

寶於道自殺國除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
遂詔封寶子箕牟平侯爲侍中以恆爲陽亭侯承爲羽
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
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
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弇弟國字叔慮建武
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爲能
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
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
歷頓邱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
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

通志

卷一百零

列傳十九

九

及匈奴莫韃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
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
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
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
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
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遜中國
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
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
思國言後遂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
秉夔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

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竝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卽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來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卽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十

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戍已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繫北匈奴大破之事並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堠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諡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

梨郎

通志

卷一百零六

列傳十九

五

勢字古通用勢割也力利反

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

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況晃曄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二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

粟邑侯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韃自立爲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爲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爲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貂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莫韃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國弟廣廣子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三柳中城

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道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兩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

通志

卷一百零六

列傳十九

三

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天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士卒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兵去時焉耆龜茲攻殲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著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

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固必欲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子女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謂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時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恐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

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
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尙有
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
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
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
月逾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
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
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賞以厲將帥及恭至洛
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
恭司馬石修爲洛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
爲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
詔使五官中郎將齋牛酒釋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
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
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
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畱擊諸未服
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燒何羌等十三
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
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
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
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

通志

卷宿零六

列傳十九

五

譚承旨秦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擊暉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曄竝爲郎曄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曄調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姚

音姚

期字次況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六

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郎檄書至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喧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趨與蹕同止道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

以期爲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眞定宋子攻拔樂陽橐肥壘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憤復戰遂大破之王郎

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山河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民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時銅馬賊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龔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遂破走之光武卽位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

通志

卷一百零五

列傳十九

七

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賊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媿感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爲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爲將有所降

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
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

前漢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

期門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誠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數得微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十年卒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爲建平侯後徙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父爲郡決曹掾霸亦少爲獄吏常慨慷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及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文

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畱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郡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榆之霸慙據而還光武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

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始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旣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卽位以霸驍兵愛士可獨任拜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宮

通志

卷一百零二

列傳十九

五

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

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享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罈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兵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茂建遜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

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

通志

卷一百零六

列傳十九

三

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爲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峙不克十三年增戶邑更封向侯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

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軼侯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爲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常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旣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

通志

卷宿案

列傳十九

三

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儀容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宮等入箕關南擊弘農馱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

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
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馱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
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
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旣執歎曰讖文誤
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
之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
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
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公弘
公弘

執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
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執當斬猶

通志

卷宿零六

列傳十九

三

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
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雷屯良鄉拒彭寵因遣
護軍傅元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
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
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
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
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
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
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
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增備固不如遂

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
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竝敗引退下隴
乃詔遵軍汧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
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隗囂事已見馮異
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
勞享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
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
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
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
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

通志

卷一百零二

列傳十九

三

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哭哀
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
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
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
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
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
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
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
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
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

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
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
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
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
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
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兵
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
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
士身無良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
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十九

五

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
言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
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
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諡爵以殊
尊卑諡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敘衆功詳案
諡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
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
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諡曰成侯旣葬車駕復臨其墳存
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
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

泉太守從弟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
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皆奇
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
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
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
賁音肥令時天下郡國尙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
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增秩一等
賜縑百疋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
入塞殺掠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
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三五

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堠彤有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
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鮮卑萬餘騎寇
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
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
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窺塞彤
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
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
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
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竝歸義願
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

偏何等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卽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竝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厲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讐彤之威聲震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元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嘉其功又美彤清約

通志

卷一百零六

列傳十九

三

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至高闕寒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嘔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慙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

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
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歎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
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
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旣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
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
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孫多爲邊吏者皆有名稱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爲鄉里所愛初爲鄉
嗇夫郡縣吏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
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
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爲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

通志

卷一百零六

列傳十九

五

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
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功曹阮況五
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光斬
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
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卽
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民
皆稱萬歲卽時開門與李忠萬修率官屬迎謁世祖入
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勢方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
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
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悉聽掠之民貪財物則

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
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
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
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轉相告
語光武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
澤中光燄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卽降旬日
之間兵衆大盛因攻破城邑遂屠邯鄲乃遣光歸郡城
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
盧城頭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
三老寇掠河濟閒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

通志

卷宿零六

列傳十九

三

會東萊郡太守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爲
其將所殺欲推詡爲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
郡力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衆有六
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
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
次仲始起荏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
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
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食邑萬戶五年徵
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爲南陽太守郭
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

所得奉秩常以賑恤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懼奉朝請遷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長水校尉肅宗卽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爲將作大匠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乃置眞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爲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卽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懼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爲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

通志

卷百零六

列傳十九

五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父爲高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忠獨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卽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將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

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乃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郡郟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乃還復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

通志

卷一百零

列傳十九

五

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閒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爲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爲偏將軍封造義侯

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
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克而病卒于軍子普嗣
徙封泣氏侯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親卒無子國除
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爲曲平亭侯豐卒子
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修
元孫恭爲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爲遼西太守彤初爲王莽
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爲太
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
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

通志

卷九

列傳十九

三

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
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
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

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謳吟思
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
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逃匿虜伏
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
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
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
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

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戰之意則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卽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卽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擊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

通志

卷一百零六

列傳十九

三

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王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爲左曹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十九年湯卒子某嗣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爲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張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率宗黨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迺開

門迎世祖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歡偏將軍皆爲列侯時
眞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
揚乃降世祖因畱眞定納郭后后卽揚之甥也故以此
結之迺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揚擊筑爲歡因
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
討密縣賊戰殁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
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喜歆
從征伐皆傳國于後向徙封東武陽侯卒子述嗣永平
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純學

通志

卷一百零一

列傳十九

三

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
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
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乃
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
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
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
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且以其鉅鹿
大姓迺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
渡河至邯鄲純卽詣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
法度不與他將同遂來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疋世

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

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

載木自隨木者棺也奉迎於育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訢

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

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訢宿

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

非有府藏之畜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

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

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

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鄗光武止傳舍鄗大

通志 卷宿嬰

列傳十九

四

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恇純先覺知將兵逆與

恇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

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竝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

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士多死

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彊弩各

傳三矢使銜枚閒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竝發賊

衆驚走追擊遂大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

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

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

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悉令

將親屬居焉世祖卽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
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詣懷宮帝
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
猶以前將軍從時眞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
後瘦揚爲主揚病瘦欲以惑衆與絲曼賊交通建武二
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
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竝使慰勞
王侯密敕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百餘騎與副
隆會元氏俱至眞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眞定宗
室之出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

通志

卷宿案

列傳十九

五

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
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彊而純意安靜卽從官
屬詣之兄弟竝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
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眞定
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釀謀未發竝封其子復故國純
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
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
治一郡盡力自效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修文邪乃拜
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
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泰山濟

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于長有罪純按
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
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
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爲軍吏耳治郡乃能
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爲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
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
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
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
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
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五

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
年卒於官諡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爲輔威將軍封武邑
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爲赤眉將軍封著武侯
從鄧禹西征戰至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
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爲莒鄉侯永平十四
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
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爲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
封盱弟騰騰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
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爲護

軍及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爲護軍常見親幸
舍止於中祐侍醺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
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
北常力戰陷陣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卽位拜建
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冬與諸將擊鄧奉於
涇陽祐軍敗爲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
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延岑自敗於穰
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
大破之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
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

通志

卷一百零

列傳十九

七

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邱
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邱使御史中丞李
由持靈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赦祐方略
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
肉袒降祐檻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秦祐
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藏宮
會擊延岑餘黨陰鄼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爲人質直
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
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
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食

邑七千三百戶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畱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又奏宜令三公竝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爲庶人永初七年鄧皇后紹封演子冲爲鬲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更

通志

卷宿鑿

列傳十九

五

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况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况共謀拒之况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於南嶽郎兵迎戰漢軍退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者縱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卽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羣臣所推惟吳漢與丹帝曰景將軍北

州大將軍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又誅苗
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與大司馬相兼也
乃以吳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
定封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
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
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
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彊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
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薶陽降其衆五萬人會
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
令彊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

通志

卷宿案

列傳十九

三

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將營到郡十餘
日薨子尙嗣徙封余吳侯尙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
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遠爲監亭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爲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
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
軍旣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
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
祖以爲梁功及卽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
衛作元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
上之官也於是拜梁爲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

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敕令止所在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尙書宗廣持節卽軍中斬之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旣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閒拔大梁齧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竝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詔書切責然猶以爲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

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北武於河北爲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卽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卑

節大將三十餘人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拜茂
為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
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
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
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時芳將賈
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時盧芳據
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
忠將眾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
火又發委輸金帛繪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
茂亦遣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十九

聖

為尹由所略由以為將率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
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
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
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閒鴈門且平芳遂亡
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
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
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
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修侯十五年坐斷
兵馬廩縑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薏鄉侯十
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滅死

一等國除永初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爲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以
成爲安集掾調守郟令及世祖討河北成卽棄官步負
追及於滿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卽位再遷護軍
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
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
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進圍憲於舒令
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
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
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

通志

卷宿塞

列傳十九

望

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欵守中
郎將李武威將軍劉尙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明年大司
空李通罷以成行司空事居府如眞數月復拜揚武將
軍十四年詔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
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
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
燧十里一墩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
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
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
擊武谿蠻賊無功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

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
卒子豐嗣豐卒子元嗣元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
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元孫昌爲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
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
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迎妻子置洛陽聞
世祖在河內追及於射犬以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
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拜
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十一年守南郡

通志

卷一百零

列傳十九

三

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
下州郡檢察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平猶優饒豪右
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遣使奏事帝見
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
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
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
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
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
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
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儔輩

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獲其帥徵貳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爲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以爲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家屬及

通志

卷一百零五

列傳十九

四

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卽位以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爲關內侯肅宗怒貶爲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爲高置亭侯堅鐔字子伋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卽位拜鐔揚化將軍封

瀝疆侯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爲反閒
私謁鐔晨開上東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
與鮪大戰武庫下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鮪由是遂降
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修徇南陽諸
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
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
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修病卒鐔獨孤絕南
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閒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
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
全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爲左曹常從征伐

通志

卷一百零六

列傳十九

聖

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

卒子雅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
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
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
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
請躬與武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克旣罷獨與武登
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
何如武曰駑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
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

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享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爲歡復使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世祖卽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邱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

通志

卷宿案

列傳十九

吳

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郇侯將兵北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爲揚虛侯因畱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醺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

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
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
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
中郎將將兵擊武谿蠻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
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
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護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
輔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
城浩豐與羌戰

浩音閭
豐音門

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

羌所敗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

西郡大破之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

通志

登宿雲

列傳十九

五

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

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

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武孫震爲滂亭侯震卒子側嗣

范曄論略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

宿未之詳也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

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

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

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

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丕運皆武人屈起亦

有鬻繪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動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

通志

卷宿宴

列傳十九

四

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離塞竝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竝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

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

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

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薏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

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

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旦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

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

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

通志 卷宿宴 列傳十九 晃

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

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驃騎將軍昌成侯劉

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

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虜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

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

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

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為彊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

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

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
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請融
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
歸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賜黃金千斤引
兵至新豐莽敗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請以爲校尉
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尙擾不
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
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
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
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

通志

卷一百零五

列傳十九

五

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爲
言於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卽將家屬而
西旣到撫結豪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西河翕然歸
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
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爲
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
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
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
時變動議旣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
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

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
卽解印綬去於是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
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庫鈞爲金城太
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
俗質朴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
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自將與諸郡相救皆
如符要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艾希復侵寇而保塞
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歸之不絕融等
遙聞光武卽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
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十九

五

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游說河西曰更
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卽有所
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
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
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
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
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
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
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
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

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帝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享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

通志

卷百零

列傳十九

三

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旣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元之情融卽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

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
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
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
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
知利害之際逆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
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
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
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囂反畔道絕馳歸遣
司馬席封聞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
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七

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
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
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
也而忿悁之閒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
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
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
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
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比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
疆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
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

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
遭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
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邱墟
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
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尙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
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孤幼將復流離其
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
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
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
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甚嘉美之乃賜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晉

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
報曰每追念及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
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
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
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
股慄慙媿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
懇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
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離間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搆以
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
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

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
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
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
囂使使賂遣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
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
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
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詔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
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殺張元遂與
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
報怨殺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爲武鋒將軍更以辛彤

通志

登宿案

列傳十九

五

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
遇兩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
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
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
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
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閒雖承
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
尾相資囂勢排迫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
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
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

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爲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爲扶義侯封爵旣畢乘輿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十九

五

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竝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

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

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

餘兩牛馬羊被野融到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

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

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

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位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

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

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

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遂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亦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卽其臥內彊進酒食融長子穆尙內黃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尙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尙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卽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永平二年林以受羌贓罪下獄死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

通志

卷宿鑿

列傳十九

七

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在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尙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勢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泚陽主婿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宜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

通志

登宿嬰

列傳十九

五

十四年封勳弟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爲少府及勳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固字孟孫少以尙公主爲黃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卽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耿忠爲副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皆置從事司馬竝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

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
騎出居延塞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
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關塞騎都尉來
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
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
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雷
吏士屯伊吾盧城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
山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
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

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

通志

卷一百零

列傳十九

五

符傳以屬固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
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肅宗卽位以公主修敕慈愛累
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爲大鴻
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二年追錄前功增
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爲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
爲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鉅億而
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諡曰文侯
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融會孫憲字伯度
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
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竝

侍宮省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

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

公主明帝女也

主逼

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反介不

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

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

愈猶差也

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

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

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尙見

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

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遂不繩其

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以待中內

通志

卷宿零六

列傳十九

李

幹機密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

景瓌竝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

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爲太

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

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

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

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

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

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

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

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士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朔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閭盤司馬耿夔

通志

卷宿零

列傳十九

空

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逃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

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於三千餘乘
勒以八陣益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
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温禺以鸞鼓血尸逐以染鏑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
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
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又
之宿憤光祖宗之神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
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
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
兮截海外復其逸兮亘地界封神邱兮建隆碣熙帝載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三

兮振萬世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
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
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
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
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
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鞞王奉貢入侍隨諷
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
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
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
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策許焉舊大

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
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
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
大開府庫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
悉除太子舍人是時篤爲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都尉
四家競脩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
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竝蒙爵土
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鄜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
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
行征西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奉車諸儲王

通志

卷一百零二

列傳十九

三

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
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單
于所破被創逃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欲
遂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尙趙博等將兵
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逃不知
所在憲旣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尙爲爪牙鄧疊
郭璜爲腹心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
郡守多出其門尙書僕射鄧壽樂恢竝以忤意相繼自
殺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
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師

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
彊奪財貨篡取罪人妻掠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
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
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
竇氏父子兄弟竝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
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
吏十餘人憲旣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
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
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竝出入禁中舉得
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

通志

卷一百零二

列傳十九

七

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
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
各有差憲等旣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
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
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
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
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
爲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廩
假貧人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
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

環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二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字伯尚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誦讀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竝爲貴人擢章爲羽林郎將遷屯騎校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竝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其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會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員竝有才能王莽時皆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常受齊詩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

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葑年不離墓所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畱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閒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馬牛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椽薦之於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援爲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

通志

登百零六

列傳十九

突

光武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畱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時公孫述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乃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罄折而入禮享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畱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遂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

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光武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臣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邱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同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醺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使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無他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三

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而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胸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

通志

卷一百零二

列傳十九

突

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畱上林援竊見四海已安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

於其子可有子袍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
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
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常
折媿子陽而不受其爵今再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
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
獨從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再欲低頭與小
兒曹共槽櫪而食竝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
何傷而拘於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
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
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
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
朋友之道言君臣邪故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
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
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
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猶欲立信於此必
不負約援不得久畱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
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宥豫
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
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

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
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巖
衆大潰九年拜援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
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皆爲虜有來
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
隴西大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
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
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豐隘援與揚武將軍馬
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

允音鉛
吾音牙

援乃潛行閒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擾復遠徙唐翼谷中援

通志

卷一百零

列傳十九

七

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
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
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
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
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
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
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
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鴈候開導水田勸以耕
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

武氏都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

通志

卷宿零

列傳十九

五

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爽須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妖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其後

弟子李廣等宣言祀神化不死誑惑百姓十七年遂聚
黨攻沒皖城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
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
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
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
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
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
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
里十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
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
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
援乃擊牛醢酒勞享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
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
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
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
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
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遂將樓
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
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奏

通志

卷一百零二

列傳十九

三

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于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較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

通志

登宿雲

列傳十九

三

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常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謹以上之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

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享大縣
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
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請擊之男兒要當死
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
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
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
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
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
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明年秋援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

通志

卷一百零五

列傳十九

十四

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
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
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不爲
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
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
沒援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
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鞶顧盼以示可用帝
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
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谿援夜
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時軍次下雋

字亮反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

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益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軍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

通志

卷宿鑿

列傳十九

五

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竝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

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襟結襦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五

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常餌葦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葦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敢以聞及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子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槩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

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言援有大功於國身死絕地而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竝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馱海內之望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言辭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

通志

卷一百零二

列傳十九

七

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被誣惟勃能終焉肅宗卽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爲人尙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閒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

耳但憂國家諸子竝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廖字敬平以父任爲郎明德皇后旣立拜廖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尙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天下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十九

五

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
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
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田慢起京師今
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
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尙於此陛下既已得之
自然猶宜加以勉勸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
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
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
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朝
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

通志

卷宿雲

列傳十九

五

納忠不屑毀譽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
建初四年遂受封爲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
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爲步兵校尉太后崩
後馬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敕子孫豫遂投書怨誅
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
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
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賻贈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諡
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
鄧太后紹封廖孫度爲潁陽侯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
與弟光俱爲黃門侍郎肅宗卽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

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車騎將軍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十二月羌又敗耿

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

通志

卷一百零

列傳十九

下

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一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防數言政事

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子鉅
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肅
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
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
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
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
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門
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
防又多收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所以禁
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
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逾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
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
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愆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
陽之情光爲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帝以是特親愛之
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爲太僕康爲
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
憲謀逆自殺家屬歸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
徙封丹陽防爲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
後以江南下濕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
鉅嗣後爲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

通志

卷一百零五

列傳十九

五

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爲合鄉侯援
兄子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揚州牧嚴少孤而好擊
劍習騎射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
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
器異之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救字孺卿
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救俱歸安陵居鉅下三輔稱其
行義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旣立嚴乃閉門自守猶
復慮致譏嫌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
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退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畱
仁壽闈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

通志

卷宿案

列傳十九

三

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
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
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收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
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卽
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爲郎令勸學省中其冬有
日食之異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
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
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
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典州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
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爲刑法不卽

垂頭塞耳采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黼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秦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敕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玩之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

通志

卷宿案

列傳十九

三

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黼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將除三子爲郎嚴數薦達賢能申理冤結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畱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

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爲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順帝時爲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援族孫稜字伯威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毅貴民饑奏罷監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稅賦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稜爲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通志

卷宿零

列傳十九

全

